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上

中国阳光

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 黎晶/主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北京文学》国庆60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上

中国阳光

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 黎晶/主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阳光/黎晶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16-947-5

I. ①中… II. ①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8908号

中国阳光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010)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010)65252135
E-mail txcb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华丰利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8.75
字 数 660千字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001 文学为新中国 60 周年放歌(前言)/《北京文学》编辑部

上集:民族记忆

第一辑 玉兰飘香

- 005 玉兰飘香——任仲夷的晚年岁月(报告文学)/李春雷
022 紫荆香透金瓯底(散文)/周协丰
026 一切都可以改变(散文)/郭大山
030 留在记忆中的工厂(散文)/李新立
035 我从天安门前走过(散文)/刘宏伟
038 垄间击缶(散文)/董华
048 新娘子真风光(小说)/李昌祥
066 老兵彭仲平的传奇经历(小说)/刘 涛
082 以蜡烛和稻谷献给祖国(诗)/商泽军
084 我为新中国六十年歌唱(组诗)/刘 章
085 爷爷的伤疤(诗)/何永飞
086 恋母情结(诗)/马 也
087 时光里,我和我的祖国(组诗)/蒋康政
089 共和国之春(诗)/李长空
090 祖国 60 年华诞颂歌(诗)/李 石

- 091 我想告诉你(外一首)/王书林
092 我从一棵棵木菠萝树上闻见芬芳的祖国(诗)/刘付云
093 长征,不可磨灭的记忆(组诗)/吴玉磊
095 鞋(诗)/熊玉初
095 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诗)/冯永杰
096 我的家和我的国(组诗)/何君华
097 祝福一个60岁的人(外一首)/赵春善
099 大海,我的故乡(诗)/曲湘春
099 祖国(诗)/聂沛
101 抬头看见开国元勋(二首)/刘松林
103 国歌(组诗)/朱小勇
104 祖国(诗)/冯连才
105 长安街的落日像绒线球(诗)/谢宜兴
105 四月(外二首)/周梦迎
106 我爱中国(诗)/宋剑伍

第二辑 民族记忆

- 108 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报告文学)/王宏甲 刘建
153 五张北京地图(散文)/冷风
166 菜羹香(散文)/赵大年
172 满足(散文)/欧阳益善
175 飞进京城长记性(散文)/崔燊
180 土屋·石房·洋楼(散文)/陈丽桔
183 照片上的父亲(散文)/李一安
189 坍塌(小说)/朱仲祥
195 春天,跨越海峡的握手(外二首)/闻桑
196 一个童话的开头(外一首)/海浪
197 宝岛之歌(二首)/陈瑶
198 在西海固大地上穿行(诗)/王怀凌

- 199 原乡的炬光(组诗)/刘松林
202 春天,我的村庄(外一首)/裴树田
203 这一群人(诗)/南书堂
203 土坯(诗)/徐国志
203 父母·祖国(诗)/宋青松
205 追赶幸福(外一首)/重庆子衣
205 再致故乡:一个农民工的心声(诗)/蒋明
206 献给母亲一首诗(诗)/白庆国
207 如果你爱自己的祖国(诗)/季川
207 可爱的祖国(诗)/孔庆武
208 我的祖国(诗)/孙进军
209 井冈翠竹(外一首)/李晃
210 母亲的昨天与今天(诗)/谭震岳

第三辑 中国阳光

- 211 英雄埋名四十年(报告文学)/泽津
241 初始的阳光(报告文学)/熊君慧
271 我与猫抢腊肉(散文)/风信子
273 非典型家庭会议(散文)/赫义英
277 邻村巨变(散文)/李传根
280 那一片苍茫的橘绿(散文)/张泉花
283 梅花翅(小说)/陶昆仲
290 中国阳光(诗)/梁平
291 晚风中的祖国(诗)/大卫
291 32分钟(诗)/蓝野
292 中国色彩(组诗)/梅玉荣
293 和祖国站在一起(组诗)/陈宗华
295 麦子熟了(诗)/马淑琴
296 幸福的源头(外一首)/贾文华

- 297 一颗跳动的心叫祖国(组诗)/ 王兴伟
- 298 感谢祖国(外一首)/ 赵大海
- 300 我爱遵义这片红土地(诗)/ 崔光宇
- 302 致长城(诗)/ 李俊文

文学为新中国 60 周年放歌

《北京文学》作为首都的一张文学和文化名片,在隆重庆祝新中国六十周年的热烈气氛中,以文学的姿态浓墨重彩地描绘新中国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讴歌中国人民团结奋进建功立业建设祖国的英雄壮举。继 2008 年作家奥运采风活动的成功举办之后,2009 年又联合人民网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征文”活动,向全社会征稿。从 2009 年 1 月开始,《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每期增加一个印张,开辟“国庆 60 周年作品专辑”专栏。征文活动很快得到全国作者和读者的热烈响应,来稿踊跃,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件来稿。经过编辑部的精心挑选,先后刊发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小说作品 12 期,近百篇。这些文字是新中国六十年历史的见证,也是六十载沧桑的超越,有苦涩的回味,也有抒发不尽的豪情与喜悦。新中国艰苦创业的六十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六十年,都在这些平凡的文字里留下了痕迹。

报告文学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其题材的广泛、质量的整一,构成气势的恢宏。这些作品从多个方面反映了六十年来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回顾了改革开放的恢宏历史,记录了若干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的普通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旅游业的改革开放走在行业的前列,它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王宏甲、刘建合写的《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对此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向我们再现了那一段历史中的许多细节。航天事业是新中国科技成就巨大的领域之一,李鸣生的《飞越人间》带我们回顾了从“神舟一

号”到“神舟七号”系列飞船发射的全过程,一次次鲜为人知、惊心动魄的发射,总能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与前述两篇的大历史不同,党益民《守望天山》,泽津《英雄埋名四十年》,从个人命运的小历史视角入手,纪录了两位共和国的普通人物的传奇经历,他们的故事一波三折,令人感喟。李春雷的《玉兰花开》,则是对改革开放人物的记述,林玉华的《开国盛典》回顾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辉煌历史瞬间。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建国六十年的辉煌历史,扣住了共和国走上复兴之路的强力脉搏。

这些题材重大、影响广泛的报告文学,在读者中得到了普遍好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党益民的报告文学《守望天山》,是此次征文涌现出的一部佳作。作品发表以后,主人公陈俊贵夫妇24年如一日为牺牲战友守墓的壮举,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篇感动中国的文字,它让我们重温了无数为共和国的辉煌默默奉献的英雄们不同寻常的事迹和精神。为进一步挖掘该作的精神内含,充分展现作品的积极意义,北京文学月刊社专门举办了《守望天山》作品研讨会。作者党益民和作品的主人公陈俊贵夫妇都应邀来到研讨会现场,让现场人们备受感染。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作协、北京市文联、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及评论界的批评家们热烈发言,盛赞陈俊贵夫妇的义举,一致认为《守望天山》是一篇催人泪下的佳作,它所宣扬的知恩图报、默默奉献的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在当前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诗歌显然是歌唱祖国的最便捷的体裁,特别是传统政治抒情诗的样式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商泽军、梁平等著名诗人,都以饱满的激情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唱出了心中的欢庆与喜悦之情。诗歌歌咏的范围最为广泛,内容最为丰富,感情最为丰沛,形式最为多样,祖国的美好山川,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政治经济的成就,个人的思想感情,所有这些与新中国历史有关的激情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抒发。不过,这些以颂歌为主题的创作,多少表现出艺术创新上的滞后。

散文大多是普通人的视角,以日常生活的历史性转变为线索,通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衣食住行方面的巨大变化,多侧面地反映新中国和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冷风《北京五张地图》通过对北京地图的五次

历史性变化,巧妙形象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张守仁《我的共和国阔步前进》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所特有的历史记忆,作者面对新中国建设成就所流露的那种民族自豪与喜悦心情,令人印象深刻。类似于《邮政所里的芝麻事》《邻村巨变》《锅底下的变迁》等篇什,也都洋溢着对祖国建设成就和幸福生活的赞美。这些作品虽然艺术上不十分精致,但大多朴实真切,情深意长,热情歌咏,为这次国庆文学交响增添了动听的音符。

小说的收获说不上丰硕,但也算得上零的突破。在《北京文学》2008年的奥运采风活动中,小说创作完全是空白,一篇都没有。而这一次征文,收获小说五篇,比起奥运采风,已经很可喜了。

另一个可喜的收获是诗歌朗诵活动。为了配合此次征文活动,为首都北京营造欢庆节日的热烈气氛,并将征文活动的影响引向深入,北京文学月刊社分别与北京宣武、石景山、西城、昌平等几个区县文联合作,在首都北京成功举办了“为伟大祖国骄傲——首都北京建国六十周年大型诗歌系列朗诵活动”,朗诵作品以此次征文的优秀诗歌为主。这些诗歌朗诵活动形式多样,场面热烈,诗意浓郁,吸引了一大批群众参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效果。朗诵活动超越雅俗界限,做到了雅俗共赏,为开展群众性诗歌朗诵活动积累了经验,为繁荣首都文艺生活做出了有益探索。本次征文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文联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曲艺家协会、北京市文联等单位的领导、作家和学者应邀先后参加了这次诗歌系列朗诵活动。

由于刊物版面有限,本次征文还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没有刊登。为了充分反映此次征文活动的全貌,编辑部决定将一部分通过三审没有刊发的稿件也一并收入本书。其中包括两部报告文学,张海飞的《北飞,1949》,熊君慧的《初始的阳光——蛇口改革人物口述》,前者是我国民航历史的重要一页,后者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侧影。两部作品都集中体现了国庆六十周年这一主题。

本书的编辑,得到了各方面朋友们的支持,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我们由衷感谢热忱参加本次征文活动的作者和读者,感谢支持、帮助和关注我们的领

导和同行们。在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这个集子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希望她能记录共和国六十年历程的精彩瞬间,也希望她能记录六十华诞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国人的心声。

《北京文学》编辑部

2009年12月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和建国 60 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总在怀念着一位老人——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任期间，他大胆探险，攻坚克难，如木棉花开，红红火火；退休之后，他心忧天下，畅言民主，如玉兰飘香，香远益清。在这里，还有一个令人万分惊奇的巧合：他于 1980 年 11 月 15 日来到广东上任，而在 25 年后的同一天，他悄然去世……

玉兰飘香

——任仲夷的晚年岁月

李春雷

在位的后两年，任仲夷已经年过七旬了。多年超负荷的劳累，他的身体严重衰竭，已接近灯尽油枯了。

1984 年 2 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视察，并出乎意料地题词肯定，这应该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但稍稍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原来，此时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疗。他的心脏每天早搏 3 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社会上对特区的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是特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被推托了，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而糟糕的身体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

一个是特区构想的后台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前线总执行官，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在深圳会面，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啊。

1985 年春节期间，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他兴奋异常，在珠岛宾馆里陪着喝了几杯茅台酒。回到家后，想与老伴说说话，吃力地张开口，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由于室内气暖，户外风凉，他患了脑中风，语言功能骤然丧失。

《北京文学》国庆 60 周年征文文学作品展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和恐慌,他不敢住医院,只住在珠岛的内部宾馆里,每天让医生前来打针、输液,对外则称是感冒发烧。

秘书买来一本绕口令书,他一边治疗,一边学说话。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条幅:“我不相信老天爷要收回我的说话权。”展示给每一个悄悄来探望的人。

是的,对于这么一位南粤的恩公,老天也是不忍的啊。果然,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开始慢慢地恢复了。

那些日子,在珠岛宾馆的一个内部小院里,他常常一边踱步,一边含混地念叨着“一、二、三”,“人、口、手”,像婴儿牙牙学语一样,接着又“呜呜啦啦”地练起了绕口令:“让人不软弱,忍让有道德,惹人不道德,道德非软弱。”

训练了几个月,竟然恢复了百分之八十的语言功能。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公开出面讲话,只是靠批阅文件办公。甚至在此后的生命岁月里,他的语言功能都没有完全恢复。

或许正是通过这件事,他意识到自己真是老了。正好此时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干部年轻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50年,整整半个世纪,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而当什么也明白的时候,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唉,人生啊,总是有着太多太多的遗憾。

前一段时间,鉴于他的资历、威望和特殊贡献,中央曾提名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这个消息他早就知道了,不少老朋友私下里向他道贺,也希望他主动去北京一趟,通融通融。他笑一笑,摇摇头,说:“不会那么简单的。”果然,他的提名还是被划掉了。得知消息后,他仍是笑一笑,摇摇头,叹一口气,无语。

退休时,中央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这一次,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不仅不去北京,连省里的职务也要全部卸下。

按照当时的惯例,卸任省委书记后,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住宅,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他的这种做法,简直让人匪夷所思。省委机关负责住房管理的干部感慨地说:“历来当领导的住房都是越来越大,而任仲夷的房子却越来越小,特别是退下来之前,不但不要房子,还主动退房,实在没有听说过。”

当时还有一个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后,仍请老书记参加常委会。可他主动提出,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真是一个罕见的明白人!

搬回家办公的那一天傍晚,他独自出门散步,猛然发现,外面的空气醇香熏人,循香望去,只见湖边长满了蓊蓊郁郁的白玉兰树。这南国的嘉木,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繁茂的叶片间,是细细碎碎的花儿,不声不响地绽开着,雪白色的,浅黄色的,淡青色的,像一枚枚小喇叭,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氤氲氤氲,像北方的大雾,香雾,弥漫天地。

他停下脚步,怔怔地盯着那一株株白玉兰。哦,几年了,匆匆忙忙中,竟然没有细细地打量过她们。他再一次深深地提提鼻子,那是一种透彻灵魂的馨香。还有白玉兰身边那明净温润的湖水,在悠悠的晚风中,泛起细密的波纹,闪动着白亮亮的粼粼光点,像一双双神秘的眼睛在眨动着,在注视着他,而他却从来没有与她们对视过,交流过……

我退休了,从现在起,要好好享受这一切的美好,当一个快快乐乐的白头翁。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原来的主人是杨尚昆。

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大小大小,五彩缤纷的花

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在这里读书、浇花、养鱼、会客，真是休养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没有了半夜里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商”和“私”、“雇”与“股”、“社”与“资”等等字眼的碰撞和争论，没有了来自高层的指责和批评……

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逗一逗蹒跚学步的小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看着与自己一起枯萎苍老的老伴，他时常忆起那一段温馨浪漫的往事。

夫人王玄，1918年生于抚顺，聪明漂亮，家道小康。东北沦陷后，逃亡到北平，租住在德胜门一带的学生公寓里。这些流亡的女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歌咏队，常常在一楼的宿舍里唱歌，唱得最多的当然是《松花江上》，那凄婉的歌声，像秋风中的雁鸣，在夜空中孤独地漂泊着，流浪着……

任仲夷也在北平求学，恰巧住在她的楼上。这个来自冀南一个教员之家的男生喜欢拉二胡，温婉轻盈的旋律像满天飘浮着的杨花柳絮，翩翩飞进了一扇扇半掩半合的小窗里，飞进小窗里的愁人的心里。此时的他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担任西城区党支部书记，常常在屋里召开会议，也常常听她们动情的思乡曲。听得多了，灵机一动，便打起了她们的主意。

女生宿舍门口有一个木板，一天晚上，他用白色粉笔在木板上写上了一行字：“不仅会歌唱，还要拿刀枪。”当时的北平处于国民党严密统治之下，对这类红色宣传特别敏感。女生们唧唧喳喳，猜想是谁写的，但又猜不出。

王玄和女生们还是唱，流着泪唱。

几天后，白粉笔字又出现了：“希望你们今天歌唱，明天上战场，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

德胜门附近有一家电影院，常常放早场电影，7时30分开演，每张票5分钱。因为时间早，票又便宜，穷学生们喜欢看。不仅便宜，还常常放映进步电影，《渔光曲》《毕业歌》《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等等。时而还有国外的红色电影，有一次竟放映《今日之苏联》，列宁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潮。

那一天,王玄和几个女生兴奋地走出影院,步行回公寓,一个骑单车的清秀男生与她们打招呼。她看着面熟,这才想起是楼上的邻居,经常拉二胡的那位神秘男子。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于是,北平幽长的胡同里,那一棵棵浑身披满雪白的槐树下,便留下了他们醇香的记忆……

可是,几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夫人,他照顾得太少了,不仅照顾少,而且还多有限制。她 1936 年入党,1952 年就担任了松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从此之后的 30 多年里,职务上就再未晋升,跟着自己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还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在身边生活,长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里的最基层,直到退休。另两个儿子,也是不得已的产物,二儿子投胎后,本不想生下来,王玄便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

这兄弟两人虽然在身边生活,但任仲夷都没有在工作上给予任何关照,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他还有一个弟弟叫任兰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从他来到广东后,兄弟俩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呢。

每天早晨 6 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握着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雨天或晚上的时候,就看书看报练书法,他看的书报很多很杂,党报、晚报、地摊小报、港澳杂报都有。

每每来了客人,端上一杯茶,白白的茶雾袅袅飘起的时候,他们的话题

也就绵绵地展开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院里有一棵杨桃树，常年都穿着绿装，精精神神的。夏天里，骄阳似火，宽宽阔阔的叶片们手拉着手，给小院里奉献出浓浓绿荫。开花了，枝条上缀满了粉紫色的花苞，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唧唧喳喳地叫喊着，像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大姑娘。而后，姑娘们就平静下来了，似乎又变成了羞怯无言的新媳妇。果然，一阵风来，花苞纷纷落地，便露出了一枚枚细小如豌豆般的果胎。接着，圆圆的小豌豆不声不响地长大着，竟然变成了茶杯般大小的五菱形。秋天里，那一枚枚青青涩涩的五菱形又渐渐地被涂染成了金黄色，像一盏盏明晃晃的精致的小灯笼，映照着小院的清静、俭朴和素洁。

杨桃成熟的时候，他经常摘下来送给客人。而自己呢，总捡拾落在地上的。新鲜的，吃掉；烂掉的，埋在树根下……

一天早晨，他散步回来后，面对着花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动手把花盆重新排列，归拢在一起，腾出了一片闲地，又找出一把生锈的铁锹。

秘书疑惑地看着他，这是干什么呀？

他笑一笑，不吭声，挥锹铲土。不一会儿工夫，一片黄澄澄的园地开出来了，炕面儿大小，像一块毛绒绒的狗皮毯子。头上呢，也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像盈盈的秋露。

买来一些白菜、大葱、红萝卜和南瓜种子，撒进去了。

几天后，青灵灵的小苗出土了，像一簇簇绿色的火焰，在阳光下跳跃。

每天，他总要在这里呆上一阵子，浇浇水，拔拔草，间间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田畦里的菜苗像幼儿园里高高低低、花花绿绿的小娃娃，在无忧无虑地歌唱着，长大着……

一个灼热的中午，客人来访，看见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农蹲在那里，满脸汗水却又聚精会神地摆弄着南瓜藤上的花朵。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土，笑哈哈地说：“蜜蜂、蚂蚁不能传授花粉，只好由我做红娘，给它们搞‘包办婚姻’了。”

蔬菜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他东家送一把大葱，西家送两个南瓜，吴家送三根萝卜，王家送四棵白菜。他会说，这可都是纯绿色食品啊，哈哈。

这一切纯粹是为了乐趣，家里吃的大多数菜还是要去采购。这时候，夫